



國
家
圖
書
館

四庫全書

印影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〇四七冊

北京出版社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本冊目次

分門古今類事

朱新

車

堅支

夷睽陶

宋

志錄事

宋宋不著撰人
馬純撰一九七
郭彖撰二三一

志

志

宋洪邁撰二六五

舊題晉張華撰五七三

梁任昉撰六二一

唐段成式撰六三七

續清述博
續陽雜異物
博異物
志錄集俎記志

戊丁丙乙甲

宋宋不著撰人
馬純撰一九七
郭彖撰二三一

宋李石撰八三七
宋李石撰九三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二

分門古今類事總目 小說家類二 異聞之屬

卷一

帝王運兆門上

卷二

帝王運兆門下

卷三

異兆門上

欽定四庫全書

分門古今類事

卷四

異兆門中

卷五

異兆門下

卷六

夢兆門上

卷七

夢兆門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分門古今類事

卷二

總目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鈴

校對官中書臣郭 晉

謄錄監生臣李逢克

卷八

夢兆門下

卷十六

婚兆門

卷九

相兆門上

卷十七

墓兆門

卷十

相兆門下

卷十八

雜誌門

卷十一

卜兆門上

卷十九

為善而增門

欽定四庫全書

分門古今類事

二

欽定四庫全書

分門古今類事

三

卷十二

卜兆門下

卷二十

為惡而削門

卷十三

臣等謹案分門古今類事二十卷不著撰人

識兆門上

姓名宋史藝文志亦未著錄卷首題蜀本二

卷十四

字蓋宋時四川書肆刊行之本第八卷內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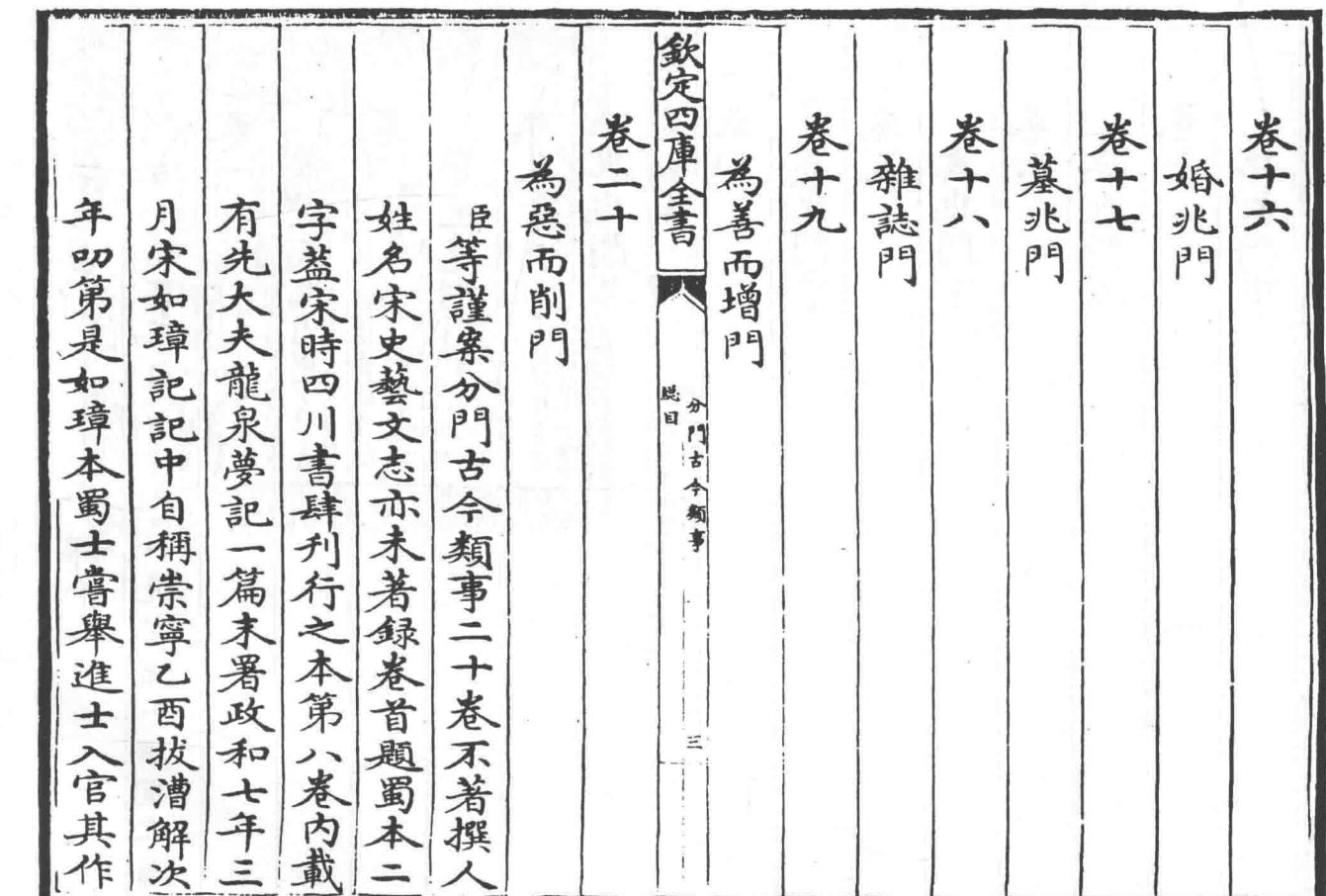
識兆門下

有先大夫龍泉夢記一篇末署政和七年三

卷十五

月宋如璋記記中自稱崇寧乙酉拔漕解次年叨第是如璋本蜀士嘗舉進士入官其作

祥兆門



此書者即如璋之子故書中稱如璋為先大

夫特前後無序跋其名已不可復考矣書分

十二類凡帝王運兆門二卷異兆門三卷夢

兆門三卷相兆門二卷卜兆門二卷識兆門

二卷祥兆門一卷婚兆門一卷墓兆門一卷

雜誌門一卷為善而增門一卷為惡而削門

一卷大旨為徵引故事以明事有定數無容

妄覬而又推及於天人感應之捷以著惠迪

欽定四庫全書

總目
分門古今類事

四

欽定四庫全書

總目
分門古今類事

五

吉從逆凶之所以然雖採摭叢瑣不無涉於
誕幻而警發世俗意頗切至蓋亦前定錄樂
善錄之類且其書成於南渡之初中間所引
如成都廣記該聞集廣德神異錄唐宋遺史
賓仙傳蜀異記指紳脞說靈驗記靈應集等
諸書皆後世所不傳亦可以資博識之助故

存之以備小說家之一種焉乾隆四十三年

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分門古今類事卷一

帝王運兆門上

陸賈天命

樊噲嘗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必有瑞應果然乎賈應之曰有夫目瞶得酒食燈花得錢財乾鵠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證大亦宜然故

目瞶則呪之燈花則拜之鵠噪則餒之蜘蛛集則放之况

欽定四庫全書

分門古今類事
卷一

天下大寶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寶信也天以寶為信應人之德故瑞應天命不可以力取由是觀之符瑞之應所以顯帝王之休命故先儒謂聖人之興必有非常之物人弗能致者出焉以明有所屬授固不可厚誣於世柳宗元作正符詩言董仲舒等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遂與詩書所著元鳥巨跡大電大虹白狼嘉禾之瑞併以為詭譎闊誕不足信可謂好異而不經矣余懼世人拘于厚之作棄天弗微背

人道以自任故首標陸賈之言然後取周漢以來古今帝王運兆之興衰符瑞之應驗定于前契于後者集而錄之以見其信而有證云

西京雜記

周武得璽

商紂昏亂武王將欲伐之師渡孟津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此受命之祥也牧野有一樵夫採木探高鳥之巢得赤玉璽文曰水德將絕木祚方盛文

皆大篆紀商之世歷已盡而姬之聖德方隆是以三分

欽定四庫全書

分門古今類事
卷一

天下皆歸周元元之類嗟殷亡之晚而恨周興之遲至成王定鼎于郊廟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皆天命所定也

劉孝標謂命運之定逝者不可招來者不可拒其斯之

謂歟

西漢及
拾遺記

叔虞封唐

唐叔虞周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汝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因命之曰虞及成王立與叔虞戲削桐葉

為珪曰以此封若干唐周公入賀請擇日封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此雖出於成王之戲周公之請然天命已定於叔虞未生之時雖欲不封不可得也柳宗元作桐葉封弟辨以為史佚成之不可信是

烏知天實成之歟

史記

趙鞅病寤

趙簡子鞅疾五日不知人寤而語曰我之帝所與百神

欽定四庫全書

分門古今類事

三

游甚樂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熊死又有一羆亦來復射之羆死帝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告我曰晉國且衰七世而亡今余以舜之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使董安于受其言而書藏之後簡子出有人當道不去簡子見之曰諤吾昔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吾射熊與羆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君滅

二卿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賜我二笥有副何也答

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何謂賜以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欲延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後二年三臣作亂簡子遂滅范中行二卿其子無ழ母翟婢也簡子以無殖賢廢太子伯魯而立無殖是為趙襄子知伯攻襄子襄子保晉陽遇三神於王澤授以竹二節朱書曰天

欽定四庫全書

分門古今類事

四

使汝反滅知氏賜以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左衽奄有河宗至于諸貉南伐晉北滅黑姑襄子受之與韓魏合謀果滅智伯於是趙北有代南并智氏彊于韓魏至于武靈王果七世矣吳廣內其女娃嬴孟姚也甚有寵於王王遂胡服并略胡地悉如天帝與三神之言太史公備載於世家以見興廢之有命也

史記

楚平壓紐

楚共王無冢嗣有寵子五人乃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

神擇於五人者乃以璧見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乃

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

王肘加焉子干子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

紐其後共王薨康王靈王相繼立子干子皆不得立

平王終有楚國故叔向曰芊姓有亂必季實立獲神故

也豈非壓紐之驗已前定於當璧之拜乎

左傳

始皇備胡

秦始皇既并天下自號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

欽定四庫全書

分門古今類事
卷一

五

以至萬世傳之無窮也二十三年燕人盧生入海還以鬼神事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不知胡為人名乃使蒙恬擊胡又築城河上為塞以備胡三十六年遣使天下使者從闕東過華陰有神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鎬池君今年祖龍死因忽不見祖者始也龍為君象謂始皇也使者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耳於是遂出遊少子胡亥請從至七月始皇亡於沙丘平臺李斯趙高立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而秦

果亡圖書之言合若符契蓋天方興漢其業將成則命已定矣始皇乃竭海內之力以備胡曷益哉

史記

漢高靈符

漢高祖為泗上亭長常從王媪武負貰酒時飲醉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弃責呂公好相人見高祖狀貌曰臣相人多矣無如季相因以女歸之生孝惠及魯元田中有一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

下貴人也令相孝惠曰夫人貴者此男也及高祖來呂

欽定四庫全書

分門古今類事
卷一

六

后具言乃追問老父老父曰嚮者夫人兒子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及以亭長送徒驪山到豐西澤中令壯士一人行前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高祖曰壯士行何畏乃拔劍斬蛇後人行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人以為不誠欲苦之忽不見秦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乃東遊以厭之高祖隱芒碭山澤呂后常求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后曰季所居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後入闕

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入闕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

色此天子氣也急擊之賴項伯得免班虎王命論曰餓

饉流隸饑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蓋

貧窮亦有命也況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妄

起哉若乃高祖靈瑞符應可畧聞矣初劉媪姓高祖而

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

于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

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

欽定四庫全書

分門古今類事
卷一

七

入闕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豈不信

哉漢書

元后天璽

元后在家常有白鷺銜石大如卵墮后績筐中取之石

自剖為二其中有文曰母天下后乃合之遂復合不可

開乃寶藏焉及為漢皇后置之璽笥中謂之天璽

京西

記

光武符應

漢光武諱秀字文叔圖識劉秀當為天子故國師公易

名秀以應之光武常徇河北會王郎起邯鄲乃入薊王

郎新盛光武南出晨行至滹沱河無船衆皆憂適遇永

合得過未畢數車而陷進至博城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

老父在傍指曰努力信都郡為長安守去此八十里

光武馳赴之先是光武生於建平元年有赤光照室方

士夏賀良上言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改號太初王

莽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改為貨泉或以其文為白

欽定四庫全書

分門古今類事
卷一

八

水真人望氣者見舂陵郭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同舍

生強華自闕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

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主此皆受命之符雖白魚之

應何以加之

漢書

魏文黃龍

建安六年魏武大破袁紹于官渡先是殷馗者善天文

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梁沛間其鋒不可當至是恰

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至熹平時黃龍見譙大

史單颺謂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必復見內

黃人殷登記之後四十五年黃龍果復見于譙登曰颺

之言其必驗乎由是文帝即位蓋文帝生于譙龍見之應也議者多以魏為紫色閨位而天亦應之何耶其他

圖識所著期運符命並見于本紀

漢書

孫權豹尾

吳孫權常獵於武昌樊山下見一老母問權曰獵何獲對曰只獲一豹母曰何不豎其尾忽然不見後權稱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分門古今類事

九

號乃立廟于山下

武昌

晉元王策

晉太安之際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及永嘉

之亂元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而帝遂即

大位化龍之應也于時玉冊見于臨安麒麟神璽出於

江寧日有重暉皆以為中興之象焉夫二曜五緯天地

之精氣其應見上其本在下至治將興則日星呈祥及

夫將廢則躔次告凶是豈無尸之者乎

晉史

宋武龍章

宋高祖武帝諱裕小字寄奴姓劉氏微時常遊京口竹林寺獨卧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衆僧見之驚行止時

見小龍二附翼樵漁山澤同侶亦覩焉及貴龍形更大

伐荻新洲見大蛇射之傷明日復至聞杵臼聲見童子

數人衣青衣於榛中搗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散傅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叱之皆散收其藥而反每遇金瘡傅之並驗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分門古今類事

十

嘗觀昔人論運命者謂河出圖洛出書赤鳥銜丹白魚

登舟神母告符神父指路字成木葉字出蜩涎是皆天

命已定非有言語之聲芬芳之臭可得而知也徒憑物

以效意假神以告人觀諸孫權宋武為不誣矣

南史

武陵石立

宋元嘉七年五月武陵山隕兩石高丈餘如人雕刻精奇形如古石闕占者云武陵出天子其年八月孝武始

生後宮十五年封武陵王三十年即帝位蓋石立之應

也王子年
拾遺記

明帝移宅

宋明帝封湘東王孝武為開宅邸方鑿池獲赤玉二枚及入朝乃居西邸建平王景起宅在建陽門外始成詔以一宅換之自西邸移入新宅河洛識云靈耀豫見東

南隅而二邸皆處宮城之東南在巽地蓋天應之也

宋

帝自叙

齊高授位

欽定四庫全書

分門古今類事

十一

齊高帝在淮陰理城塹掘得古錫下有篆書諸人皆不能識王僧真獨曰此何須辨錫而有九九錫之兆也初帝年十七常夢乘青龍上天西行逐日及貴舊坐在武進其上常有五色雲又有龍出馬宋明帝疑之常出鎮淮陰每懷憂懼忽見神人謂曰無所憂子孫當昌盛淮

南太守孫奉伯與帝同室卧夢帝乘龍上天於下捉龍

脚不得覺而謂曰兗州當大庇生靈而我不得與也奉伯果卒於宋世崔靈運夢天謂已曰蕭道成是我第十

九子我去已授之天子年位蓋自三皇五帝以降受命之次至帝為十九也先是宋武帝於嵩山得玉璧三十二枚神人云此宋卜世之數夫三十二者二三十也宋至齊果六十年帝之符應其前定有如此也具見本紀史

神武遇神

北齊神武少與劉貴賈智出獵兔逸至迴澤一茅屋為

犬所噬鷹兔俱死神武射犬犬斃有二人持神武衣甚

欽定四庫全書

分門古今類事

十二

急其母盲乃曳杖呵之曰何故觸大家因出酒烹羊以飲之自云有知徧揜諸人言並貴至神武曰皆由此人飲竟而出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知向者非人也殆亦假神以告者歟

典畧

陳氏金字

陳高祖受禪之日其夜會稽人史溥夢朱衣吏衣武冠自天而下導從數十至太極殿前北面執玉策金字曰陳氏五主三十二年遂凌空而去嗚呼天人相交氣應

混并密然相關為表裏其可誣哉

南史誤數

韋鼎望氣

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因謂之曰明年有

大臣誅死後四年梁代終天之歷數當在舜後陳氏是也後四年武帝遂受禪至德初鼎盡貨田宅謂友人曰

江東王氣盡于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將及故破

產爾初鼎聘周遇隋文帝謂曰公不久必大貴貴則天

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及陳亡文帝召入待遇

甚厚夫天不言以氣與象傳吉凶其應驗之速雖桴鼓

之答鐵炭之動不過也

南史

梁武蹕聲

梁武初為司徒祭酒與范雲俱在竟陵王西邸情好懽

甚永明末梁武卜居東郊之外雲亦築室相依梁武每

至雲所雲妻嘗聞蹕聲自是盡心推事

南史

蕭紀改元

蕭紀字世詢梁武之子也為益州都督侯景之難乃僭

號改元曰天正暗與蕭棟同號時棟為景所立亦改元天正也識者云於文天為二人正為一止天意若曰二

人各一年而止也其後果悉如所言昔桓玄當晉世亦僭改年號為大亨當時謂亨者於文為二月了後玄之

敗果在仲春由此觀之倔強之徒苟恣縱于一時者適

所以發帝王之英靈爾

南史

孔靖畫寢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宋武帝東征孫恩屢至會稽

欽定四庫全書

分門古今類事
卷一

十三

過季恭宅季恭正畫寢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

在門既而失之遽出適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

大貴於是曲意禮接贍給甚厚及宋武受命加以開府

儀同三司不受薨以為贈

南史

陳文簫鼓

到仲舉字德言仕梁為長城令陳文帝居鄉里嘗詣仲

舉時天陰雨仲舉獨坐齋內聞城外有簫鼓聲俄而文

帝至仲舉異之帝常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采照于

室內由是深自結文帝嗣位授侍中予觀前史見王者之興其鄉黨故人有起耕販而取將相十數世不絕者蓋其遇之之異耳如宋武在門梁武蹕聲陳文簫鼓此其尤異也范雲孔靖仲舉遂因之以致貴顯豈徒然哉

史南

太武遷都

後魏太武時嵩陽太室中有寶神像長數寸乍見孝文

大和中有人避瘧於此廟見太武來造神因曰昨朝天

欽定四庫全書

分門古今類事
卷一

十五

帝帝許易都洛陽當得四百年神言昨已得天符矣太

武出神謂左右曰彼性貪天符但言四十而云四百年

後孝文遷都洛陽果得四十年神言天符其數先定矣

古今五
行記

煬帝縱魚

煬帝時有獻巨鯉者帝問漁者何姓曰姓解乃丹書解

生二字于額縱之池中後見此魚益大出於波瀾解字

已不全惟存角生字帝惡之欲射而魚沒竭池索之不

獲蓋鯉而角生乃李唐將興之兆也噫自古興廢之兆必有吉凶之符符至而能竦然以道德合之則瑞應可保故武王周公饗魚鳥之瑞君臣祇恐動色相戒至於庸常覩之於瑞則自矜而懈其所修於異則自忽而遂其所戒由是瑞反為妖妖遂為災鄭之龍魯之麟漢之白堆莽之黃犀是也若夫逢凶而懼反躬自敕則孽可更而為瑞商之桑穀成王之大風宋景之熒惑從可知矣煬帝覩巨鯉之變不知修德乃竭池索之是逆其變

欽定四庫全書

分門古今類事
卷一

十六

而欲以力勝天也烏得不亡乎

關史

周祖破齊

後周太祖時有李順興者世傳秦築長城之日已為北面軍主或隱或見愚聖莫測魏自永熙之後權雄分據

齊神武興軍數十萬次沙苑太祖地狹兵少懼不當敵須臾順興來直云黃狗逐黑狗黃狗夾尾走于時東軍旗幟尚黃西兵尚黑太祖悟其言遂力戰果大破神武

出廣古今
五行志

隋文移都

長安朝堂即舊楊村村門大樹猶在初周有異僧張公言詞多驗時有人集于樹下張公逐去之曰此天子坐處汝等何敢居此至隋文即位果移都于此後隋末望氣者云乾門有天子氣連太原甚盛煬帝乃置離宮數游汾陽以厭之後唐高祖起并汾遂有天下云南京記

欽定四庫全書

分門古今類事

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分門古今類事

卷二

帝王運兆門下

高祖天啓

隋開皇末有老翁謂唐高祖狀貌甚異曰隋氏將絕李氏將興天之所命將在君也高祖惕然拒之翁曰既為神所授寧用爾耶但在丹丘子之後帝曰丹丘謂誰翁曰公之道侶但公不知耳天之所啓神器所屬必在二

欽定四庫全書

分門古今類事卷二

人彼若無意公自得之帝問安在曰鄆杜間隱居帝乃詣焉既見貌若冰雪隱几持頤塊然自處遽曰吾久厭濁世汝贊於時者顯晦既殊幸無見忌帝愕而謝因啓曰隋氏將亡已有神告當天祿者其在我宗僕宿叶冥徵謂鍾大運切知先生之道亦契天人之兆夫兩不相下必將決雌雄於鋒刃銜智力於權謀深恐中原久罹劉項之患是來實有心焉欲濟斯人於塗炭耳殊不知先生弃唐虞之揖遜躡巢許之遐蹤僕所謂醯鷄夏虫

未足以窺大道也先生領之帝復進曰天下之廣豈一

心一慮所能周僕視前代之理亂在輔佐得其人耳苟

非伊周臯夔之徒秦漢以還皆瑣瑣常材不足數今先

生尚不屈堯舜之位固蔑視伊臯矣一言可致昌運得

無悔我乎先生曰功業隨時不可妄致廢興有數非人

力所造且非吾之所知也訖不對帝還後再訪之則其

室已墟矣高祖遂有天下神告錄

太宗書生

欽定四庫全書

分門古今類事
卷二

二

太宗生方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在相法貴人也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已去使人追之不知所往因以為神乃採其語名之曰世民馬唐史

中宗拋石

唐中宗廢處房陵仰天而歎因拋一石于空中而祝之曰我後帝者此石不落其石遂為桑枝格住至今猶存常有人渡水拾得古鏡進之帝照面鏡中人忽語曰即

作天子未浹旬復帝位獨異志

天后知命

唐武三思已封王后欲立之晚歲獲一妓曰綺娘有出

世色三思寵以專房情意大惑欲詫於人乃置酒會公

卿莫不畢至惟狄梁公託疾不往酒行命綺娘佐酒清

歌艷舞妙絕一時魏元忠有詩曰傾國精神掌上身迴

風驚雪上香裯須臾舞徹霓裳曲驛却高堂滿座人拾

遺蘇琨和之曰紫府開樽召衆賓更令妖艷舞紅裯曲

欽定四庫全書

分門古今類事
卷二

三

終獨向筵前立滿眼春光射主人三思大喜惟恨梁公不至謂其客曰何薄哉吾欲致之死地易若反掌客乃告公曰公為社稷計何不外柔順以接之而欲為克小所圖乎公然之異日三思復開宴衆客未至公先往謝三思曰嚮以薄命恨不得見麗人今日先至願一見之三思喜笑令人召綺娘小僕曰不見矣三命三返皆曰杳不可見三思色變自入求之至於小閣中聞有異香俯而聽之乃綺娘其聲細如嬰兒而分明可辨三思

大驚曰何至此也綺娘曰我非人也乃上天花月之妖

帝遣我來奉笑言亦欲蕩公之心爾天方眷李氏他姓

不可當顧公無異志則終保富貴不然武氏無遺類狄

公時之正人我不敢見安李氏者必狄也遂寂不聞耗
三思出曰綺娘異疾不可見是日三思曲意迎接梁公
會罷密以此事聞天后后知天命已定不可強求不久
迎盧陵王回闕矣甘澤謠

睿宗金牛

欽定四庫全書

分門古今類事
卷二

四

唐睿宗在藩邸有蝸涎成天子字在寢室之壁心懼之
以泥塗去數日復如舊如是者三及即位鑄金銀蝸牛
數百枚於功德前供養亦有琢玉為之者後人時有得

之馬酉陽雜俎

憲宗龍木

元和時內給事張維則自新羅使回於海上洲島間遇
神仙遺一玉函中有金龜玉印龜五寸上負黃金玉印
方一寸八分其篆文曰鳳芝龍木受命無疆維則具進

是年寢殿前連理生靈芝二株宛如龍形上曰鳳芝龍
木豈無驗乎酉陽雜俎

得寶改元

開元末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赤文成乘字識者
解之云來者四十八所以示明皇御歷之數及帝幸蜀
之歲果四十八得寶之年改元天寶初帝幸東都因秋
霖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遐顧悽然歎謂
一行曰吾甲子得終無患乎一行曰陛下幸萬里聖祚

欽定四庫全書

分門古今類事
卷二

五

無疆及西狩至成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左右是橋何
名節度使崔圓進曰萬里橋上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
吾無憂矣松憲錄及開元傳信記

叱像占年

唐初有神像用金製傳云周隋間術士鎔範成之天后
命置宮中局其殿宇甚嚴玄宗啟而觀焉時肅宗在東
宮代宗尚稚俱侍上上問力士此像有何異力士曰前
代所製可以占在位之年其法當厲而叱之儻年永則